翼〻齋漫錄

癸丑九月　日叅式年進士初試三等第　人試官徐宗玉任槼詩題讀子美詩數詩外有事

甲寅九月　日又叅式年進士初試三等第　人試官徐命淵吳瑗詩題百丈山西閣感桃下泉　未見會試

乙卯四月增廣叅生員三等第六十七人進士三等第九人

王世子誕降慶科初試之官鄭羽良朴弼琦申致謹義題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詩題洛陽軍前見周亞夫　會試之官申思喆趙尚絅鄭羽良趙漢緯南泰慶慎甯復義題私惠不歸德詩題論魯仲連事數范蠡亦烏喙

乙卯十月以先正臣宋　宋　從享事疏陳章不得蒙允其時掌議金光泰李瑗其疏曰　伏以我　殿下

臨御十數年來凡所以發號施令者一以我 肅廟為則
奮發剛健之義磊落光明之德莫不本於善繼善述之志
則惟我臣民孰不欽仰而感歎也哉嗚呼我 肅廟崇功
大德孰非後嗣王可法可師而洎乎晚年聖學益高睿
智益明持揭訓垂示後世者直可以質前聖而無疑俟
百世而不惑而惟此先正臣文正公宋 文正公宋
從享 聖廟之儀未嘗即舉者豈出審慎之意而前後表
章之志則昭若日星倘使我 寧考聖筭彌長久臨萬機
則從祀之典庶幾不曰可行而弓劒遽遺斯文長晦士林
之呼籲痛恨為如何哉及夫 景廟即祚章甫之申請復
如 肅廟之時而 批旨又復靳許嗚呼 肅廟之慎重

蓋以先正臣文元公金 陞配屬耳故曠典之連擧有所
持難而至若 景廟愼重之教亦豈非謙讓未遑之意
耶及至今日士論發已數十年于兹 兩朝未擧之闕典
若有待焉則其所以奉揚 先王之遺意明定百代之公議
使斯文增光儒化作新者是非我 殿下責耶噫兩先正
淵源之正大道德之純粹固不待臣等之論列而抑亦聖
明已盡俯燭矣雖然臣等謹撮其大體爲一陳之恭惟我
國家運啓文明治尚儒術 列聖培養羣賢輩出斯文
之盛在古罕比有若五賢次第繼起闡明斯道而建
夫先正臣文成公李 文簡公成 踵五賢開繼
之功接程朱不傳之緒凡其扶植世教表正士趍者可

以有光於前聖垂惠於後學而至於文元公臣金　則師
事文成獨得其宗眞知實踐造詣精深其有功於斯文
曷可勝道而若其受衣鉢於文元紹嫡傳於程朱者即吾
而先正臣宋　宋　也噫天眷我東並挺間世之大賢
而擬今代之一治當天地翻覆之時海宇腥膻之日而獨保
一域之文治永保萬世之倫綱使人道不至於泯滅者是誰之功也
嗚呼大哉若言宋　道德學問則即東方一朱子也天稟之嚴
毅相似爲早歲之求道相似爲濡染於家庭之訓而服膺於函丈
之教以至於樂善好義力行體認亦無一不相似爲窮理而
致其知反躬而踐其實居敬而成始成終體道而愈精愈密
嚴而接物和而濟事首尾洞澈無往不當倏然而與道偕卓

然而與道立當時之大人先生僅賞而表揚者雖白水延平
之付托晦翁者蔑以加矣惟其存乎己者純粹充宗故
施於外者光明正大不可尚已噫噫丙丁之事便似南渡
之國恥而人心陷溺世道頹敗歷數當時何限檜龜之輩
而其爲害殆甚於洪水猛獸則惟時先正起自布衣一以世
道自任尊周攘夷之義不忘於造次須臾之間闢詖拒之志
不撓於死生禍福之際獨以一身任天下之綱常而屛居深
山讀書講義永思遯迹於當世而天道無終晦之理風期有
暗契之妙惟我 孝宗大王以英明豁達之度有撥亂反正
之志而先正受知於潛邸侍講之時承恩於初服旋招之日
眷遇隆重契合灑落身任大義首贊密計雖宋孝宗延英

之對漢昭烈魚水之喻亦何加於此哉嗚呼創業未半中
途崩殂此先正所以崩心痛骨而忠臣志士之尚今飲泣者
也然尚能使人心復明而義理不昧三尺童子亦能知犬
豕之可恥而復雪之爲義者何莫非 孝廟巍蕩之烈
而先正贊襄之效也哉噫嘻此亦足以當一治之運而明三綱之
倫如似中國有王者作則禮義文物必來取法其功又曷
可少哉昔文中子曰吾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臣等亦曰
東國人士於先正受罔極之恩也嗚呼自己亥天崩之
後孔壬伺隙邪說交作駸駸然至於乙卯丙辰而極矣
異哉价胄輩請斬僞黨之說鐫積等請告 太廟
之疏夫何千載之後事符而年又同也尚賴我 顯

廟肅廟崇賢斥邪之德高出百王明辨議禮之說夬施聖謚之
典 德音丁寧是非昭揭臣等又何必縷縷也所恨者庚申
更化之後西監一謝之義 聖母手札之眷似可以復見際會
之隆治化之新而不幸凶徒交煽禍心 潛蓄畢竟慘禍殆
甚於昔日之己卯而先臣之道德光輝尤有光於天下萬
世然則彼凶之所敢害者只先臣之身所不得害者是先臣
之德非惟不得害又從而彰之此豈爲先臣之不幸適足
以彰彼輩之奸凶也是以我 肅廟明知其然表揚之擧靡
不用極杖褒之所遵則既許俎豆之享志業之相符則即降同
祀之命而惟此 聖廟從祀姑遲遲耳 殿下試想其人論其
德跡其事業則是豈非命世大賢斯文正嫡而直可以升孔

子之堂享萬代之祀者乎若夫宋　資禀卓異德性充
宗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見道也明察理也精對人惟
一團春風而臨事立千仞鐵壁早與宋　同遊於文元
之門既識大道之體又資講磨之益洞察本源明卞異端與
道終始無少間斷遭時之亨屯處心之光明與宋　無
耶異同其處而讀書窮理出而賛治行道感際遇之隆任
尊攘之義慷慨時事感激啚報同心同德左右夾輔溴雪大
計殆已十八九成而　大喪之後同遇讒間一時屛迹則此豈徒
兩先正之不幸抑亦天意之不欲長治也歟宋　之享年立朝
俱不及於宋　故事業之表著者畧或不同而若論其大體則
其生也同志其死也同傳皆伊川撰明道行狀曰後之人須求

我於明道之狀今臣等亦曰亦宋 於宋 則庶乎其不
失也若使宋 後於宋 則宋 亦當爲宋之所爲
而已禹稷顔回易地皆然矣人有如此之道德又有如此之事
業者誠是大賢君子而可以躋配於 聖廡腏食之列矣
惟我 肅廟深知二人之同德凡於褒崇之典每嘗一體而
表章之粤在丁酉手書華陽興岩兩院額而仍 下教曰必
親書額板所以寓予尊敬之心也大哉言乎於此亦可以
仰認 聖意之所在矣噫兩先正之資稟氣像俱是五
百命世之姿而學問之功旣卓卓如彼功業之盛旣巍巍如
此旣立德矣又立言而立功矣如無 聖廟從享之規則
已苟有之舍我先正而誰哉嗚呼 聖庙從祀之擧雖至

重且大而從古以來陞配者何限惟其道德可師於後世
則享之辨說有溺於世道則享之至於著論之有足
永垂者則又從而享之臣等竊念而先正道德則既醇而
粹矣無容贊議辨說則挽衰俗於方頹闡正學於既
絶其至著論之盈架堆案者無非扶教化而明學術使
千載後學莫不知為學方之入德之門而先正之功之德至
矣盡矣其可以尊〻院享之謂足以盡衆賢崇報
之典乎噫而先正晨歌之迹今幾載矣親炙篤信之
人凋喪無餘私淑景仰之風寂寥殆甚悉〻貿〻世
莫知所向士莫知所趨儒風大異於前日世道漸入於
長夜雖我 聖明在上振作之方尊率之教無嘗

藹然於絲綸之間而終未見汚習之丕革頽風之復振者豈
非以遺風餘烈寖遠微而不思所以闡揚作興之道而然
耶兩賢崇奬之道哉 肅廟既已畢擧而盡行無復餘恨
而獨此從祀一節至今未遑 殿下若許臣等之請則奚但
爲士林之光華而已可以彰 殿下繼述之德而其爲治化之本
亦不外於是噫嘻兩先臣道德事業炳若日星之高懸昭
載萬世之簡冊則惟其從享與否何足爲一毫增損而
其裨補世教興起斯文則大矣此臣等所以相率齊
籲必欲準請而後已者也伏願 殿下追 先朝禮
賢之盛意循一國多士之公議亟降明命特擧
盛典焉

答省疏具悉 聖廟從祀事體至重此臣自 列祖所以持難者也嗣服十餘年章甫此等之請息焉深嘉爾等待先臣不以文之意今遽有此請深惜文華之習先正道學予豈不知而莫重從祀其可輕議乎慎重之意則予固執勿復煩請恪守 聖廟俾勵士習濟濟夫子之廟庭闡揚先臣之遺業豈不愈於取文華詰俎豆乎其勗勉哉為齋任時因申致雲誣辱先臣事率舘學儒生陳疏力卞其疏曰伏以道之在天地間亘古今流行不息然非道弘人人能弘道則必待賢人君子出而講明體行之然後所謂亘古亘今流行不息之體始得燦然昭晰於世民彝賴之而不墜世道賴之而維持此賢人君子所以有功於斯世而凡有人性者莫不敬慕而宗仰之

者也其間或有稟得一種陰邪之氣而不爲蛇蠍不爲梟
獍而賦以人形者出爲則好惡之情自與人殊必也讐視賢人
君子極力觝排終至於㧞喪斯道而後已如章蔡之徒目程
子以奸黨侂冑之黨指朱子爲僞學我　朝之墩光亥貞
應溉仁弘鑴善道輩之陷害諸先正其奸情慝說如印一板
臣等每覽書至此未甞不骨痛心寒戟手嘖罵思欲追誅其
人而不可得不意今日又目見么麽憸奸恣意誣賢欲使千鈞
一髮綿延不絕之道戮晦而不章臣等旣居首善之地讀聖賢
之書慕聖賢之道而不一言廓斥則何以仰副菁莪敎育之
盛意也哉臣等滑聞申致雲者天下之稱以對下冒彈拔章有
曰師者師其道也道也者天地之公也非一人一家之私相假借

誇詡以為刼持號令之資也夫其所謂師字即指先正臣權
也　之道出自其師先正臣宋　則其所以斥　者
乃所以并斥　也蓋其意以先臣之道非天下之所共誦以為
道者而特一人一家之私相假借誇詡强謂之道而以刼持
號令於一世之謂也甚矣其言之誣悖也夫君子之道惟知
者知之雖名為學不得其門而入則無以窺見其彷彿況如
致雲者特一悖倫家無賴子耳尊以誣賢毒正為能事則
乃是斯文之蟊賊以斯文之賊而謂之道者是真道耶謂
之非道者是真道耶夫兩先正之道即先臣文正公李
文元公金　相與傳授之正脈真派而亦孔孟程朱以
來所講貫發揮布在方冊而不墜者也門路之端的規

模之正大可以俟百世不惑而　得於　傳之於　其法
窮理以致其文反躬以踐其宗以居敬為纖頭纖尾之工夫
以謹獨為天德王道之大要顯微無間表裡交修本之一心
而施諸事為修之一身而推諸家國距闢詖淫而扶世道之
傾闡明大義而植綱常之重德尊業盛名宗俱著義形仁
彰樹立卓爾非獨薦紳章甫仰之如山斗亦　聖上聖考
敬之如神明雖值中國之變灾層生身罹世禍而其功烈文
章炳烺自在此莫非先正之道積中發外之符驗則其可誣之
以一人一家之私相假借誇詡以為道而刼持竊令於一世耶
其言誠可笑而不足卞也其疏又曰所謂道者何也各在當人
不失其本心不踰其本分而已其下又下果是真程朱非

真程朱之語結之曰向來君子小人是非得失之爭一皆還
其本分云云細察其語勢文脉內弄眩亂極其陰巧外
若泛論而要其歸趣顯肆侵逼至其放下物萬拘等語隱
然醜辱絶悖無倫必欲復逞其癸卯匈啓之手段噫嘻痛矣
蓋致雲於癸卯冬濫竊臺啣挺身獨啓誣揑尚夏之不足
惡名至加於師承之大賢醜詆混被於同德之諸臣始以讐國
叛君陰持顯助等語搆成罪目終以悪逆肆行 宗社幾危慾
爲斷案其遣辭造意之凶慘至今追思令人骨靑尚忍
言哉今其所謂君子小人是非得失之爭即指此世
既曰君子小人之爭又曰還其本分則渠所謂君子
者誰所謂小人者誰耶其所謂還其本分者是君

子之分耶小人之分耶其指意所在不難覰破而殊
不知君子之夲分自有一定而不易者不可以小人之
私毁滅得一髮其亦可哀也已向來鏡燮輩氣焰薰
天之時彼方倚以爲勢乘時跳踉則誣衊兩先正亦
何所顧忌而見今 聖上誅除凶賊尊尚先正出尋常万
〻之文有 聖考遺訓昭揭日星則彼雖有媢嫉之心何敢
於奏御文字公肆侵辱若是之無嚴耶盖致雩之曾
祖冕以自點血黨被劾於先正臣宋 遂不見容於一
時士類則敢生假手外國剪除士流之計陰嗾譯舌
馨長乃以 孝廟密勿之大義潛通于鄭虜幾
使夲國遭罹慘禍及至自點獄起則冕之陰謀情鄭

畢露於賊鉞之招　孝廟深痛其邪親鞫晃而
斃於杖下其後其子宗華又附凶積渴復其父官
爵庚申之初久繫鞫獄幸而得免致雲之父翻又
以仇視兄子謀奪宗祀不齒人類致雲以三世孼累
之人無以自立於世遂自亂附賊爭睹得翰薦進路
漸闢則敢欲為其祖報士林之宿憾蓋權尚夏受學
於宋。　宋　兩賢之門而承其嫡傳則致雲之首
逞其毒螫並蠛其師道固也雖然此豈渠之所獨辦
哉當時此啓之為賊爭所嗾傳播一世昭不可掩噫
渠以凶種逆孼不思蓋愆之圖乃反濟其先惡黨
於凶逆吠噬儒賢略無畏憚人情所同莫不憤駭自

中之稍知是非者亦頗棄絶以頃年鄭羽良之啓觀之可見公議之不泯而奈何今日渠乃夤緣倖會得據匪分之職不有人言冒遝一疏復提年前凶啓敢為爭難是非之訐寧不駭痛抑臣等不能無為 聖朝慨然者彼致雲雖甚奸毒 朝廷處分以扶正抑奸者截然嚴正則必不敢若是肆然而曾在乙丙臺啓之請罪致雲也殿下終始靳 允丁未以後得復搴騰此其所以憑依 恩私益無所忌欲以向來毒正之手復試於今日者也寧不痛哉嗚呼斯文是非既有 聖考定論昭示百世者不啻如金石苟以嚴其隄防使邪説不復作則如致雲之騁妖作恠者亟加誅罰明示好惡方可絶亂承躑躅不然則安知無

窺測淺深闖然緖起頃年范甲之所為使已定之是非
復歸於汨亂乎此臣等之所懼也日者舘學之疏請從
祀也 聖批有先正道學予豈不知之 教雖以愼重之意
不卽允從而其尊崇先正之意藹然可見於辭旨之間臣等
薰沐莊誦而相謂曰 聖廡腏食之盛典庶幾不日可
行而不幸今者致雲誣質之說登諸 宸覽而邪矜
之氣孽牙其間此正防微杜漸扶護陽道之一大機也
伏乞 聖明夬揮乾斷亟正致雲之罪施以投畀
之典以衛正學以光 聖德千萬幸甚日暮後疏
頭以下出 闕門外待 批閣門時 傳曰兩掌
議姓名書入爲敎故兩掌議洪宗海洪 書入

四更五點 傳曰䟽頭呈䟽時隨入儒生姓名並書入爲敎故
䟽頭李珪輔掌議洪宗海洪 色掌李埈朴天儀馮䟽
中思憲洪準海書入又 傳曰頃年下本館三条書入敎
故尊 聖廟正士習務誠實三条書入初二日罷漏後下
批曰田省䟽具悉斯文之事在於儒林不可推上朝廷宣
不諭乎恐傷其本之敎亦不聞乎噫儒林非乎是乎自
在儒林而推上朝廷〻〻右袒互相務勝初曰君小末曰忠
逆務勝之心甚而固黨之欲生邪域之内便作貪功之嶋九
五之伍敢欲賣弄于手斯文之事即予不言而朝廷之上即
予洞知以世祿之臣其務勝之心乃乎此極思之及此不覺寒
心爾等居首善之地痛往日之事革昔日之習守聖廟遵

聖學其令士習日趨於正則此亦重君父也尊先正也而不此之為辱人祖先無風起浪來其對擧慝閙至此之等之習豈售於今日乎其亦透矣無風起浪者何即李度遠也慝閙至此者何即此等擧也申致雲之往年擧措予豈曰是而幾年浸滯庶可懲也今者見任乃是本堵豈曰濫乎哉使申致雲其不懲昔復有駭擧擯之斥之何待爾等之請而此不然秉彝之心人皆有之使度遠不悛舊習悉致雲之此職也不過斥擬清望有何不可而恣意辱人及其祖先此亦鬪狼者也此致雲非辱先正也度遠其宗呂之也常人男鬪亦人鬪我反為鬪之令人代羞赧之賢嗣濟之章甫豈忍為此即予深慨者惜乎

頃年三件勉飭矣爾等不遵予訓務勝若此予旣凉
德雖愧君師位則爾等之君師也不遵教訓何揭賢關
其納乎哉關門外聽 批時兩齋任發論以兩先正卞誣
事請討致雲之章不惟不賜 允可至下 嚴批廉隅所
在不可不停疏捲堂事相議後使下齋通于四學青衿錄
中申致雲墨削朝食堂打鼓後不入食堂仍爲捲堂
即招掌吏告于諸堂上仕進本舘開坐明倫堂招致
李珪輔掌議洪宗海洪 色掌諸人問捲堂之由
則書進所懷退來初更量承 傳摘奸来到明倫堂
今正月以至十一月初二日前後齋任色掌貟點抄
出持去而儒生無迎送之禮二更量本舘草記 啓

曰今日朝後聞居齋儒生不入朝食堂仍有捲堂之
擧臣聞来不勝驚駭自慕華館查對所馳詣泮宮招
致諸生問其捲堂之由則諸生等書納所懷以為臣
忝居首善之地目見申致雲者敢提頭弁以啓誣辱
而先正極其闇毒窃不勝憂憤痛惋之至相率齋
籲於 九閽之下畧卞其言之陰譎巧慝仍請其毒正
誣賢之罪此實出於衛護斯文辨遏邪論之意斯誠
守 聖廟遵聖學者之所不可已而及承 聖批滿
紙責諭之教極其嚴峻乃以先正卞誣之擧歸之於
黨論之務勝而不但不以致雲為可罪反以臣等之
言為之深慨至有三件条教納乎哉之 命噫此何

擧也斯文自此而喪矣世道自此而壞矣號狐狸舞鰌鱔之怪自此而將無所不有矣國隨而亂亡可翹足以待矣興言及此寧不痛心臣等請因聖教而略卞之殿下每謂斯文是非不可推上朝廷夫斯文是非初不関由於朝廷而私相爭論則謂非朝廷之所當知可也而至於致雲之頃年一啓敢以凶悪不道之言搆揑而先正至加追奪之律則殿下雖欲歸之私事有不可得而今者致雲更售前啓之凶誑誣辱先正登諸宸覽則亦可以歸之於私事而不爲之卞斥於殿下之前乎當初不有致雲之凶啓則豈有公議之嚴斥而今者更無致雲辱賢之誑則又豈有臣等卞誣之擧乎殿下不究玆事是非之爭起於致雲而反咎臣

等之所未曉也抑又伏念斯文者上自帝王下至韋布所共由之道也非獨士林之所當尊信宗國家治亂安危之所係則亦朝廷之不可不扶植衛護者也是以自昔賢人君子被誣於奸凶也館學章甫之爭論卞斥者踵相接也文正公趙之遭羅慘禍也忠肅公白 累疏伸卞文成公李文簡公成 之酷被誣搆也有若文純公朴 文忠公金 抗章陳暴而未聞以斯文事上推朝廷而見非於列聖也若使當時一任宵小之椓喪而不有士林之上卞則是小人之讒得售於 朝廷而君子之道終無見伸之理天下寧有是耶今者致雲之搆誣先正之奸情慝態一與爽貞應瀷景虎振浚櫻輩前後一套則臣等衣褒帶博以儒為名而安

可縮首屛氣默無一言耶臣等之說蓋欲明言致雲爲其
先憾逞毒山林之由故自然推及其先累則此豈無端提
說者而 聖教責之而豈忍爲此々恐 聖鑑未必詳察疏
之致也 聖教又謂此致雲非辱先正也李度遠其宗召之
也若以致雲之辱先正爲無足怪者然此尤臣等之所不敢
知也噫致雲以凶種逆孽世濟其惡敢挾私憾受嗾賦
夢毒害先正則人之擧其惡欲枳淸選者事勢之所必至
也而今 殿下不曰致雲之彰先惡即渠之所自取而乃曰致
雲之辱先正李度遠召之也 殿下不能平心察理各書
人情而絲綸之間扶抑太偏此已可愧而 聖教又曰幾年
浸滯庶可懲也若論致雲之罪惡則迸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可也豈可以一時枳塞謂足以懲礪而曾未幾何
復昇清顯之班有若薄眚細過也哉 聖教又曰使致
雲其不懲毖昔後有駿擧擯之斥之何待爾等之請而至
於頃日疏中誣辱先正之說則都不擧論致雲果有一
毫懲毖昔之意則侵辱先正之說何爲而發也此臣等所以
請罪致雲者而 聖教則有若致雲全無一言侵及先
正者然其爲致雲地則可謂至矣而獨不念斯文興喪
關係至重耶此後必有怪鬼輩窺覘 上意而公肆誣賢
必至貿亂 聖考所定之是非而後已 殿下安知致雲之
通擬銓長不在搥發事機耶臣等受 聖朝樂育之
不得卞白先正之誣已不勝抑鬱憂歎之至而至於三条之

教揭奉明倫之堂銘佩承膺日夜祗誦而今 聖明乃
以不遵責之則臣等尤不勝抑欝絅徨之至請冒死而
又復之噫扶斯文即所以尊 聖廟也討亂賊即所以正
士習也有懷必陳即所以務誠實也若使臣等慎於 天
威怵於奸孽袖手於斯文之道咸默於駭憤之際是真負
聖明之教而罪不容於死矣將 聖明以是而謂之遵教訓
乎臣實惑焉臣等所以真心血誠奉行不懈者不越乎三
条之訓而 聖教之嚴至於如此更何顏面坐享太學之虀塩
乎此臣等所以相率捲堂而不敢為復入之計者也只自惶
恐死罪云臣以莫重食堂自前如此之時有不可不入之意縷縷
開諭而本舘堂上一齊來會終不肯回聽勸入之例同知舘

事金鼐取趙絅尚令政院並即牌招以為齊坐同議勸入之地何如 答曰允 同日兩司知承牌仕進與大司成開坐明倫堂招致䟽頭以下傳宣 批旨同議勸入則李珪輔等以為書納所懷未承一字之批轉益難安云云退來同日草記啓曰臣等今日承牌来詣泮中與大司成招致儒生以入堂之意反復開諭則諸生等以為昨陳所懷未蒙一字之批惶隕愧悶益無所措 聖旨之嚴截自如 聖心之開悟無望扶正之士氣因是而莫伸毒正之邪論從此而漸肆草草一言徒益 聖朝之過擧區區所懷更難仰累於 宸聰此已萬萬悚仄而況三条教納乎哉之 教尤非臣子所敢奉承者將何顏面復入於勸飯之列乎云終無入堂之意臣等又以 聖廟

空堂何等重大而連日曠廢事體至爲未安之意縷縷勸入而亦不回聽事甚悶慮何以爲之敎　啓同日藥房入診時　傳曰身爲章甫冠儒冠衣儒衣守其　聖廟有何所難而太學規例異於昔時凡於科時亦異舊道諸生之圓點太學雖不可以昔道行之而齋任四色掌之圓點今非難事其所定式亦有年矣其所飭礪非止一再而況至越廩師儒之長之擧而士習不古賢閑不重京華大夫不能訓其子弟年少儒生厭其居齋太學令猶煩而無其效可勝痛哉故頃年以三條勉飭揭于賢閑及其視學面飭多士意謂諸生讀聖賢之書知事一之義予雖凉德位則於諸生爲君師之位也勤勤勉勵諸生其豈負也以法

飭勵不若靜以教之圓點摘奸伊後罕焉矣昨聞師
儒長所達舊習猶存可以推知其自歲首至于昨日
摘奸圓點矣諸生之食日多少其雖不知其中猶有
十二點者此諸無點可謂佼之而半點無點者極為
寒心諸生點少者雖不可舉皆飭勵既已摘奸亦曰
寒心則不可無飭半點者限一年停擧無點者限二
年停擧而噫昨者泮儒之陳章過則過矣業已洞諭
而其心則旣曰尊先正則尊先正即尊道學也道學
淵源始於甚何吁嗟夫子道學之先原吾儒之宗師
也若尊道學也捨太學何先諺曰擧石紅顔身為青
衿既稱成均學生其所封章名則道學而身居其首

任在掌議不遵飭勵不重賢關甚所食堂不過一時
而自謂太學生俯仰不愧乎尤極寒心半點齋任中
李珪輔洪 並限五年停擧而無點中未行公齋
任其於停擧宜有區別分付本館前 批答不遵敎訓
八字下予自歎然乎五字跋下初更量下 批答曰曾
已洞諭無他論矣此等務勝尤無所咎若此其將以
此擧貽之乎予未曉也況諸生有尊道學之心則豈
輕聖廟而此擧乎雖然 批旨末梢下敎雖慨諸
生之由諸生之因此作爲難進之端分義是也八字以
予自歎然乎五字書下其更勸入洪 李珪輔限
五年停擧卽爲出去李毅中趙明鼎趙明健洪樂性

以半點並一年停擧無點之人並以未行公不為擧

論初更量三堂上開坐招致諸生傳宣 批旨同為勸

諭曰批旨中八字既已改之且 聖廟空堂已至兩日事體

極為重大入堂為宜諸生等曰八字雖改先正卞誣少無

開釋之事諸生廉隅轉益難安不得奉承惶恐云云退

來齋舍所懷書呈同日草記 啓曰臣等於昨日夜中伏承

本館草記 啓答即招諸生傳宣 聖旨仍為勸諭則諸

生終不入堂又書呈所懷以為臣等瀝血陳章既承 嚴截

之 教書進所懷未蒙一字之 批區區情勢轉益危蹙勸入

之下不敢為冒承之計昨又略暴情衷冀蒙察納即伏見

草記之 批深推軆下之恩特改八字之 教臣等叒首感泣

莫不欽仰我 殿下轉圜之德逈出百王而至於以擧賀
之之教有非臣子所忍聞噫嘻臣等此擧豈所樂爲者
哉斷斷之血悃未能見諒責諭之 教極其峻嚴則相
率捲堂寔出於事勢之萬萬不獲已此乃所以嚴 君命
也盡臣分也寧有一毫近似於此等題目也哉若使臣
等承此 嚴教而視若尋常恬不知變晏然出入於勸
飯之列則廉隅分義掃地盡矣其於罔嚴畏 君父之道
果何如也夫賀之一字雖以 君父之尊猶不可施之
於臣下以臣子而若有毫分賀 君父之心則是甚罪
不容於誅矣 殿下何忍以此等之 教遽及於絲綸
之間耶至若輕 聖廟之 教臣等尤有所未曉者徒以

守齋為重而不顧廉義之大防洟涊蹲據於黌塾之間
則貽辱賢胤莫大於是矣是尚可謂重 聖廟之道耶噫
先正道學可以不惑於百世彼幺麼致雲甘心毒正百計誣
辱顧何足一毫有損於先正而若其斯文之興表世道之
汚隆關係至重則凡在衿紳之列者其何袖手傍觀緘
口結舌不一言伸卞於 殿下之前哉如欲伸卞則痛
斥致雲之罪而後先正之誣可白如欲痛斥則明言
逞憾之由而後致雲之罪可正此所以攙及賊晃之罪
悉以為探本極源之論也此豈出於務勝辱人之意而
殿下於致雲則假借太過並與賊晃之罪而曲加容護於臣
等則疑怒太甚並與先正之誣而不少卞白此豈臣等所

望於 殿下者哉噫君子爲忠小人爲逆卽不易之常理
宗與斯文是非終始相關於進退消長之機亶係於人主
扶抑之間則以 殿下之明聖豈不洞察於此而乃反以忠逆
二字謂由於務勝固黨之心至以斯文事卽予不言之 教
爲鎭定彌縫之道殊不斯文一喪則亂逆層生邪說不塞則
世道益壞泯泯棼棼終必至於亡國而後已興言及此寧不
大加哀痛也哉倘 殿下若以致雲之疏謂無侵辱先正之
語則臣等所不敢知令其疏絶悖無倫醜辱狼藉而 殿
下反賜溫 批朝廷之上又無爲先正一言卞暴者則臣等
聲討之擧在所不已而 殿下不賜開納則特一無用之空
言耳而又復摧折之過絶之必欲使臣等不敢復有所容喙

於其間是不唯先正之誣終無以得暴而致雪之罪終〻無以得正一脉未絶之士氣其將自此而銷盡矣然則三百年 列聖培養之道至 殿下而磨折無餘矣臣等固萬〻無狀不足比數於冑子之列而 殿下獨不念 國家之元氣不可斲喪士林之公議不可沮遏而以爲衛道造士之方耶抑臣等有萬〻不自安者臣等同事兩人遽承停科之命蒼黃迸出景像愁沮其所被罰雖由於點數之少而聖上激惱之端則實在於今日叫閽之擧臣等既已同事之人則自在於應被罪罰之科豈可以一時幸免有所自恕揚〻冒入以招哺餟之譏哉此亦臣等難進之一端也勸入之 命雖極勤摯迷滯之見終難變改未由祗承

益切惶隕不知所達云臣等言辭拙訥未能感回諸生使　聖廟積曰空堂　明命不卽奉承此臣等之罪也再此草記之　批末端八字改下之　敎有以仰聖上重　聖廟之盛意而第於今日處分竊有所憂慨者夫士者　國之元氣也人主雖尊不可以威制其言雖激不可以摧折也　列聖朝以來培養之扶植之惟恐剝喪其士氣者爲如何哉今玆申致雲之誣辱先正卽一斯文之變怪也居首善之地而慕先正之道者一疏下斥在所不已以　殿下平日尊賢之誠溫言而諭諸生嚴辭而斥其人自可妥帖無事而今乃不然扶抑未免太偏辭氣去益截峻多士之震惶逆處事勢

之固然而 殿下疑之以貪持責之以輕 聖廟一切欲以威
令而迫督之何 殿下待多士曾不若一醒正之人而過中之
擧轉輾至此也如是而欲使臣等勸入使諸生承 命
者恐非誠宗底道理也至於疏首掌議之 特命停罰
雖曰非係即事而論罰之 命適際此時聽聞攸及靡不
愕貽同事諸生擧懷疑阻 殿下於勸入之道亦恐有歉
失矣臣等考之館例屬値勸諭屢貢淺見多有此輩已
行之事而見今莫重食堂曠闕已久憂悶之極敢此附
陳不勝惶恐敢 啓同日備忘記噫甘心舊習者不滿 君
父十餘年忍心之 教其詐作戲欲起風浪其心蓋久矣申
致雲之倫擬徽揮即例事也使致雲無李度遠之所有此

擧而在上者曲謹致雲溫批以 答其門生爲儒生者
對卞可也而以度遠之遍人爲此多士因此意闡其機不
可不飭也略示微意則諸生以八字之敎爲捲堂其或
可也既悟過中曲禮儒生之後若是張皇已涉太過而
停擧之命事件不同豈敢以一二下敎共爲去就而以
此尾陳亦涉肩越則爲師儒之長者此等士習其宜敎飭
而乃乎附陳此正右袒者也噫泮儒 批旨中謂徃時
事者其欺諸臣乎不過頃日 筵中下敎之大略則未能
詳知之洪昌漢猶或恕也位在卿宰新承 下敎之重宰
豈爲此其所飭礪宜自重宰始同知舘事大司成並從重
推考三更量 答記曰諸生務爲事儒長助習爲事其何他

諭予躬往 聖庙謝位在君師不能其位其令多士不顧道
學之源敢護飭礪之齋任而為儒者〻又以助之此皆凉
德之過躬守之外他道理同日掌議洪宗海通于齋中曰
同事两人既被停舉且有三師席重推之 命所懷 批
旨又極非常當此深庭 聖庙空齋似涉重大而廉隅所
在決不可一刻蹲守於齋舍空齋出去明曉相議拜辭神
門事歸一後章諸生即出于 香石橋外依幕初五日
掌議洪宗海色掌李埈朴天儀諸生申秀雄柳組崔瀷
金淑鳴正坐後齋任發論曰 聖上之施罰同事二人雖以
圓點之少為目而不先不後在於拜疏捲堂之日則其欲
以是責側多士使不敢復容不辭者恐非大 聖人光明

正大底處分且三師席重推之 命及所懷 批旨極其非
常非但臣子所不忍聞則 聖意之漠然於扶正斥邪槩
可見矣此莫非諸生莫體教育之意不能開導之致不得
不拜辭 神門如何事歸一淺仍詣 神門外拜辭而退同
日本館三堂上聯名上疏伏以臣等忝國子師儒之任承
諸生勸入之 命入泮屢日 目擊過擧之非常景色之
愁沮區區衷悃竊自憂歎略效故事冀蒙 天聽此
誠為 殿下也爲 聖廟也備忘之下辭旨 截嚴至命
重推臣等之惶霣震越固不可言惜乎 殿下於今日事
何為以作此擧也噫 列聖之於先正禮遇何如 殿下之
於先正尊慕何如而公肆誣辱之申致雲則終始愛護

之一疏對卞之多士則一向摧壓之　聖廟之曠虛而不
少顧元氣之斲喪而不少恤三日相持終斬隻字之開
諭　批旨一下輒致威怒之層加扶抑太偏處分乖宜
此非所以尊先正重賢關之道也臣等雖欲奉此　教而
勸諸生還入其勢有不可得者則内懷囁嚅外怵嚴威
不敢以一言進而循例草記一日二日徒事虛文是事不誠
也不徒不誠其失職大矣一段苦心何嘗為諸生右袒而令
殿下並與臣等之言而疑之責之倘蒙　殿下平心恕察夬加回悟
則臣等願忠之誠庶幾見諒於明主之下而　聖心煩惱輾
轉謬擾辭教失當嚴責至此臣等誠愚昧莫曉其故也臣等
於此一倍怵慄不敢偃然在泮露章逬退恭俟威譴伏乞

聖明亟賜勘處以礪朝綱云云午後 傳曰同知館事大司成
辛掌議來待政院啓曰同知館事金取魯趙尙絅大司成李瑜今
方來待而掌議洪宗海拜辭 神門之後下去衿川云不得來
待云敢啓 傳曰班首儒生來待政院 啓曰儒生拜辭之後即
為散去不得來待云敢啓 傳曰同知館事大司成引見二更四
点引見而五更罷 傳曰自初務勝本自微細令 下教豈讓申
致雲豈是申致雲李度遠無端辱人使致雲又有此謬舉此
之等機不可不嚴洞察泮儒之疏 批而辭語之間不無過
中則泮儒捲堂於分義亦豈非也而圓點擿奸事件尤異
則諸生以此撕捱亦涉太過館學草記中屢陳曲護尤非
飭礪於今者不可不略是飭矣因施自反之意則諸生拜辭

神門館官之投䟽退出亦宜擧措事當亟施飭礪而其
命來待者亦苦心矣聞其所達今雖温觧其無入齋之路
并觧飭礪之停擧則為　聖廟守紀綱之意焉在嚴
處分則礪士習之外無他道矣不脫舊習經陳所懷館官並
遆兼職首倡違命齋任限二年停擧新除授吏曹參議
即為牌招差出師儒之長仍即牌招使之勸入原䟽不參
儒生大司成鄭羽良除授初六日初昏量大司成入泮分付
曰聞有儒生在泮云為先設行夕食堂而異論諸生若有作
挐之端則為先停擧云云而仍送言於掌議金黙宅曰既有
聖教斯速入齋云云所答曰雖有　聖教申飭而方有親患苦
劇不得入去云云更為敦勉所答如前初七日草記以大司成意

啓曰臣以迎勅時 御前通事肄儀罷後在 闕中忽聞昨夕
勸入儒生復有捲堂之擧不勝驚怪馳詣泮宮為先招致
掌議金默完使之勸諭諸生還入食堂則默乃扵齋任案渠
之名下懸註以先臣未卞誣之前為士子者決無入齋之理而
昨日勸入諸生不待齋任之有無先為入齋〻任之見輕莫
此為甚貽羞賢關大矣自削出去儒生書納所懷而以為臣
等昨日偶過泮村有不叅儒生勸入之命且一齋任亦是不叅
疏之人而傳聞今方入来云故臣等入扵昨夕食堂矣齋任不
即来到而仍伏念臣等雖不叅疏區〻意見與疏中諸人少無
異同而先臣未卞誣之前晏然居齋義理不當果難入堂矣且今
日夕齋任入来以為先臣未卞誣之前為士子者決無入齋之理

而昨夕勸入諸生不待齋任之有無先爲入齋之任之見輕莫
此爲甚云云而自削其名而出去在臣等廉隅其使齋任至
有如此之擧則非但不可入堂亦難一時留齋故茲以退去矣云
仍即空齋出去蓋臣於昨日勸入之時催促掌議金默使之
入齋則默謂有親病萬分危重終不入來人旣以親病爲言則
亦無如之何雖中前例食堂則元不係齋任之有無果令諸
仍設食堂而默今忽入來強把不成說之言作此擧措臣
招致諸生屢次開諭終不回聽竟至空齋而出不得已與諸
郎官同爲直宿而 聖廟空齋何等重大昨日勸入今日復
空此案前所未聞者固已萬萬未安而苐觀其自削懸註及
書納所懷則反復思惟案無善處之道何以爲之敢 啓初八

日下批答曰其所處分非知申致雲之非不過由於諸生之駭
擧則其所不參之人其心蓋欲不過擧其末梢則欲共去就
强爲撕捱沮戲守直此何擧措其心可知况他儒所爲正所
謂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者也學儒右祀停擧之泮儒些輩
有此該擧其輕視 聖廟資持 君父惟意所欲雖無紀綱
決不容制於此輩掌議金默他儒强爲所懷欺弄 君
父者並限四年停擧勸入他儒生同日東一房掌議金
敬熙林錫憲韓光烈脩望記首望容爲字
壬戌九月二十三日都政首擬 敬陵參奉未容 天
點銓長閔麟洙 癸亥閏四月初七日又爲齋任而以年前事屢
呈單子不得遞適因 親臨大射禮之只隔數日臨急

難免不得已出參乃初七日也十一日因 聖教（大司成金尚魯）
奉兩齋任及行禮時諸生入 侍于崇文堂各陳姓名後
乃有 宣醞之擧因有參祭儒生設科之 命七月二十一
日首擬 懿陵叅奉 受 點（銓長鄭翊良）二十五日
肅拜八月初一日出直齋所九月初六日參文科庭試
初試三所一等第三人（試官李壽沆柳萬重尹得載趙明健）會試見屈十
一月初十日政移拜翊衛司洗馬（亞銓徐宗玉）
同年八月初四日禮曹 啓曰 王世子嬪揀擇單子自
漢城府今始輸送八十張中一張拔去七十九張捧入九
月十七日禮曹 啓曰 王世子嬪初揀擇吉日令日官
推擇則今九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爲吉云以何日定行

乎敢稟 傳曰以二十八日為之二十八日 世子嬪初揀擇時
納單處女盡數詣 闕二十九日 備忘記 洪 女崔興
女尹顯東女尹尚靖女洪益彬女沈聖希女鄭俊一女沈
璀女皆今再揀擇入之餘皆許婚而只入單者皆許婚十
月初四日禮書 啓曰 王世子嬪初揀擇已過再揀擇吉日
以何間推擇舉行乎敢稟 傳曰以二十八日舉行二十八日
傳曰參奉洪 女都事崔景興女承旨鄭俊一女並入參
於三揀擇亦皆許婚禮書 啓曰 王世子嬪再揀擇今已
過矣嘉禮時應行凡事三揀擇前預為舉行嘉禮都監
堂上郎廳令吏曹差出何如 傳曰允二十九日禮書 啓
曰 王世子嬪三揀擇吉日以何日定行乎敢稟 傳曰以十

景

一月十三日定行十一月十二日都監 啓曰別宮處所定于於
義宮事既承 傳教矣 嬪宮本家移住於別宮近處以爲
取便行禮之地今亦依此分付漢城府擧行何如 傳曰
允十三日政院 啓曰今日 王世子嬪三揀擇時時原任大臣及
禮曹三堂上承 傳來詣賓廳矣敢 啓備忘記追惟昔日豈有今
日 世子嬪欲定於洗馬洪 家僉意若何賓廳行判中樞
府事金興慶 領議政金在魯 左議政宋寅明 右議政趙顯命 禮曹判
書閔應洙 參判李周鎭 參議趙明履 啓曰追惟昔日豈有今日 世
子嬪欲定於洗馬洪 家僉意若何事伏承 聖教允協臣
民之望宗廷 宗社無疆之福臣等勝忭賀之至敢啓 傳曰
知道十二月二十四日都監 啓曰納徵前一日 嬪父母家進排

禮物單書入亦都監郎廳領納之意啓稟納采同月二十日辰時

納徵同月二十六日辰時告期同月二十九日巳時冊嬪甲子正月初九日午時親迎同月十一日巳時同牢宴同日申時

朝見禮同月十三日正使行判中樞府事金興慶副使洛豊君楙

都監都提調領議政金在魯提調三禮曹判書李秉常戶曹判書趙尚絅罷職代趙觀彬刑曹判書閔

應洙都廳二副應教李天輔前應教閔百行郎廳六戶曹正郎林象老刑曹正郎俞最基工曹正郎尹得重宗府主簿李

權中掌樂主簿閔百亨前縣監朴丰益監造官六氷庫別檢宋思欽前參奉李瀗祥廣興副奉事金光行童蒙教

官宋徵相侍直徐日修禁府都事李時中別工作繕工奉事申暻別宮修理官繕工監役李尚彥

教命文製述官左議政宋寅明預差右議政趙顯命竹冊文製述官副護軍李

德壽預差漢城左尹吳光運教命文書寫官洛豊君楙預差開城留守曹命教教命

篆文書寫官右議政趙顯命預差判敦寧府事趙尚絅玉印篆文書寫官開城

留守曹命教竹冊文書寫官戶曹參判尹得和預差刑曹參判徐命彬

八月十九日領右相及纂輯廳堂上同爲引見時領議政金(在魯)
所啓每欲陳達而未及矣洗馬洪 過大婚後尚未出六
以嬪宮父親仍在九品之職似非法意挽近一二前例則其
時皆有家長與此有異外議皆以陞六調用爲宜矣 上曰諸臣
之意何如右議政趙(顯命)曰已與首相有所相議無異見矣禮曹判
書(宗城)曰依大臣所達出六無妨矣刑曹參判金(尚星)曰大臣所達似
好矣行司直具(宅奎)曰臣亦與諸臣所見無異矣左承旨鄭(必寧)曰諸
臣之言得宜異見矣 上曰諸臣所達如此陞六可也十月初九日參
文科庭試初試三所一等第三人試官 李周鎮 申思建 呉彦儒 李永祿 表題 唐朝
羣臣賀闢翻徽勉強含容之說 十九日入格文科第二人試
加賜皇甫德參拜監察御史
官 趙觀彬 趙錫命 李益炡 鄭亨復 沈星鎮 俞彦民 尹學東 賦題 射虎石 十一月初四日拜

承政院假注書出仕初六日拜文兼亞銓金若魯許叅二十一日拜
侍講院文學銓長李周鎮辭曰伏以臣性本迂拙材且綿薄自知
其不逮人遠甚蔭路從宦涯分亦足明廷策名實非攸期
而只緣半生緣業一朝未斷隨衆應擧竟窃濫第循省愧
惧若隕淵谷曾未幾何而遽授六品之階又未幾而猥叨春
坊之 除旬日之間 恩旨聯翩此尤臣夢寐之所不
到惝怳感激益不知置身之所也噫名塗清選孰非不
重而至若宮僚之職地望尤異責任莫大況今 春邸
下睿質天縱温文日就其輔導之方資益之道專在
於僚屬當此 冑筵頻開之日政宜極一代端方之選置
之左右以責其成就之效今乃以如臣之空疎蔑劣者苟

然亢其間不唯臣心之慚恧無地其於妙揀委任之義
不亦乖舛也哉且臣別有所悚蹙不自安者銓曹之差除
宮官雖有相避通擬之規而至於親通事體自別臣之從
兄臣 方在亞庠而乃遽擬於本職則揆以私義尤極
萬〻未安此又臣難進之一端反覆思惟無路趨承敢暴
肝膈之懇仰瀆 崇高之聽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亟
許鐫遞以重公器以安微分不勝萬幸臣無任兢惶祈祝
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其何過辭留其勿辭從速察職
肅拜

乙丑正月初七日文備郎啓下

乙丑二月十一日 嬪宮腫患時因 上教別入直於 嬪宮
差備三十日以 患候之平復出直三月初一日以勞熱馬

賜給初二日初度呈辭初三日再呈初四日自 上三度還給仍有
牌招之命辭單捧入而知申推考辭曰伏以如臣微末猥
忝宮僚非不知薄材蔑學千萬不襯而只以扶冊登筵昵
近竊光既私分之至榮筋力奔走當執 聖恩亦微恤之素
勉冒浚趨承出入 禁直者于今五箇月矣雖愧職責之蔑
效固無情勢之可言則何敢為遽然辭免之計而第臣於昨年
重經毒痞果弱沉淹幸得少愈而元氣積敗病源已痼將攝
乖弛輒致許多日苦痛形殼殆非少壯人樣子若不解職調
理則寔有更發難治之慮呈單請急蓋由於萬不獲已而喉
院之捧入亦出於同朝相諒之意也不意三度還給之 命忽
下於恭俟 恩遞之際繼以 嚴召踵臨臣驚惶感激顚倒

祗承而目下病情終難强策且喉院之臣以捧入臣章致勤問
倫之罰而至有陳疏引咎之擧則在臣私義尤萬萬惶悚者
乎玆控短章仰暴微懇伏乞 聖慈俯賜諒察亟降譴遞
之 命以便調息以安賤分不勝萬幸 答曰
初八日身病出仕十五日守禦從事官 啓下 守禦使趙觀彬 四月十
四日陞拜廣州府尹二十一日執義申思觀所啓洪 地望
文雅何處不可而未及歷試猝然晋擢殊非愛人以德之意
宗未知 廟誠也所在也 答曰洪 事大意則似是而今玆陞
擢非爲人也五月初六日以奴名辭狀倫局曰白等矣身上曲特一
朝廷中最新進少年也知識鹵莽資歷甚淺而今此越次陞
秩宗是萬萬意外承 命震駭不但私心之罔措臺章

峻蕆益見公議之未允既不可冒昧承膺則亦不宜一向泯
嘿故玆敢仰訴為白乎於望斯速遞入 啓變通遞改使保
障之地毋至曠廢行下為只為回題曰令玆陞擢 朝意非
偶臺疏所論亦無可深嫌安意勿辭從速往赴宜當向事
手狀曰奴矣上典忽叨濫資旋遭人言私心至蹙而既無以承
膺公議甚嚴而又不敢放過猥陳短狀冀蒙即遞及承回題
措辭申復至令以勿辭速赴大違初料益切惶惑豈廊廟之意
或以矣上典之控訴祈免謂出飾讓之例套而有此靳許
之舉耶今玆陞擢雖以 朝意之非偶為 教而第念釋褐半年
無端超躐遽置下大夫列者古有是否非但非私身之吉祥善事
其所以損 國體而辱 朝廷者尤當如何至若憲臣疏論既不

過愼惜名器愛人以德之意則固何必深嫌而凡　朝臣之遭人
言者勿論其言之輕重必也遞其職而乃已者誠以臺閣不可不尊
而廉恥不可不申故也今何可視若尋常冒沒趍　命以益其嗤點
也哉以此以彼已無去就之可論一味虛帶徒增分義之惶懍不避
煩縷更此仰訴爲去去乎伏歎俯諒此斷斷自劃之義趍即入
啓變通使保障之任毋至久曠憂懼之情得以安少事行下爲
只爲回題曰狀辭懇至可尚提損之意而臺言元無所斥未見有
深引之端更勿控辭安意赴任宜當向事五月十三日大臣備局堂
上引見入　侍時領議政金在魯所　啓廣尹洪一向靳持撕捱
不赴累呈辭狀自本司連爲催促而終不膺　命事體未安自
上宜有申飭之道矣　上曰不可一任其撕捱催促赴任可也十五日謝

恩六月初三日辭 朝引見入侍時 上曰廣尹入來而守禦使
趙彬觀同入好矣古人有繭絲保障之語而今以保障之任畀之
者予意有在矣如有稟達之事達之洪進伏曰小臣年生疎無
所知識而猝當重任宲有僨事之慮矣方有時急仰稟事曾
與大臣相議而敢此仰達矣本府各樣軍兵曾入於査正廳罷
定中京畿審理使亦以此稟達而本府在於高峰絶頂之上居
民無以資活故外處軍官皆納除番米以爲將校輩付料之資
而此輩族屬皆仰官料以爲家業而一朝見失宲無資保之道皆
有渙散之慮此已可悶而至於外村平民之自願入屬軍官者今若
猝然移定於束伍牙兵則此亦爲騷擾之端他邑不緊之名色固
可汰也而此州則元無逃故難充之慮矣趙彬觀曰他邑良丁則罷定

有效而廣州則元無利害之可言矣洪曰今番所汰軍官其數多
至於一千四百餘名今雖下去府內許多將校案無給料之勢
城內城外人心離合之機皆係於此矣左議政宋寅明曰廣州則本無
良役遮故汰之無用而查正廳事臣等果未照察故多有
掣肘之事此莫非臣等之罪也領議政金在魯曰此果有掣肘
之端既知其有害無益則勿為汰減仍存好矣 上曰依為
之查正廳事更當 下教而保障之教意有在矣勿汰仍
存可也左議政宋寅明曰臣於良查廳事方引罪之不暇而
第於目下多有切悶者京外軍制之差錯狀報紛然其中
或有不得不釐改如南漢事者而臣則自初不知裏面事今
又專昧頭緒前戶判徐宗玉身死之後又無倚托處釐改與否

將無以擧行兵判金𨮁若大司成李𥊑益曾經該廳堂上更以他
鄕宰中一人加 啓下使之主管釐正好矣領議政金在魯曰兵
判金𨮁若大司成李𥊑益吏叅洪象漢三人差下堂上使之主管何如
上曰依爲之 上曰查臣廳今則爲釐臣廳矣江都南漢即
國家保障重地而人心漸不如古兩班亦多有不納還穀者云
然乎洪曰 下敎至此臣豈不知其爲重地乎軍餉之多㝠爲大
弊矣趙觀彬曰京中士夫亦多受食而不納者矣洪曰臣於下直
時見右議政趙顯命則以爲廣州一境皆爲守禦㝡廳所管
故行宮一鐵一木苟有破傷處而皆令本廳修改此㝡
有弊云矣趙觀彬曰廣尹善達矣廣尹既是入處行宮則頽
圮之處時入者當爲修補而城機則將替當其任故守禦㝡

廳雖可支當臣意則欲令廣尹專主修補之後為好矣

上曰此言是矣洪曰右議政趙命顯亦言廣尹或當緩急之則無

可容膝舊時府在衙舍修補以入為好云矣 上曰右相趙命顯則

欲移營於禦營廳矣趙觀彬曰廣尹豈可不修補乎領議政金

在魯曰如使廣尹主管則必劃給修補之物為宜矣趙觀彬曰非但

行宮大小公廨及城門無不頹圮修補之後甚難矣 上曰僧帖

頃已禁之而寺刹則尤無措手之路矣趙觀彬曰頃年右議政趙命顯亦

得空名帖以為修改之資而昨伏見舉條之下則防塞更無餘地

臣雖欲竭力舉職而經營之事盡為歸虛矣 上曰非但民夫而僧

軍亦大須年動駕南漢時見之依然成一軍制矣今官及士子之

侵虐僧徒一切嚴禁宜矣洪曰既承 下教敢不奉行 上曰七事

則勿問而宣諭爲之承旨南睦讀訖洪出伏中官捧弓矢出授

洪儺擎趍出

初四日到任八月十九日交河 長陵幸行時以都差員導 駕

至高陽以深川橋頹圮事有譏伯權禍罷職之 命其餘差使員

竹山府使李殷春通津府使朴時佐金浦郡守安健並爲先罷後

拿以都差使員獨免被罷仍嫌不赴任九月初十日以儒生洪啓

震怒之舉六承旨並罷 特除承政院同

副承旨是日謝 恩十一日養正閣藥房提調金魯若同副承旨

洪 排闥入 侍同副洪進伏曰臣曾前亦聞 殿下爲過舉

而不幸今者身親見之憂遑煎迫不覺涕淚之無從矣 上曰卿等

既爲排闥賓廳喉院亦當盡數隨入耶卿等何如是過也兵判

廳雖可支當臣意則欲令廣尹專主修補之後爲好矣
上曰此言是矣洪曰右議政趙顯命亦言廣尹或當緩急之則無
可容膝舊時所在衙舍修補以入爲好云矣　上曰右相趙顯命則
欲移勞於禦營廳矣趙觀彬曰廣尹豈可不修補乎領議政金
在魯曰如使廣尹主管則必劃給修補之物爲宜矣趙觀彬曰非但
行宮大小公廨及城門無不頹圮修補之後甚難矣　上曰僧帖
頃已禁之而寺刹則尤無措手之路矣趙觀彬曰頃年右議政趙顯命亦
得空名帖以爲修改之資而昨伏見擧條之下則防塞更無餘地
臣雖欲竭力擧職而經營之事盡爲歸虛矣　上曰非但民夫而僧
軍亦大頃年動駕南漢時見之依然成一軍制矣今官及士子之
侵虐僧徒一切嚴禁宜矣洪曰旣承　下敎敢不奉行　上曰七事

則勿問而宣諭爲之承旨南趎讀訖洪出伏中官捧弓矢出授

洪僾擎趍出

初四日到任八月十九日交河 長陵幸行時以都差負導 駕

至高陽以深川橋頹圮事有錢伯權禍罷職之 命其餘差使負

竹山府使李殷春通津府使朴時佐金浦郡守安健並爲先罷後

拿以都差使負獨免被罪仍嫌不赴任九月初十日以儒生洪啓

億等疏論事自 上有震怒之擧六承旨並罷 特除承政院同

副承旨是日謝 恩十一日養正閣藥房提調金鰙同副承旨

洪 排闥入 侍同副洪進伏曰臣曾前亦聞 殿下爲過擧

而不幸今者身親見之憂遑煎迫不覺涕淚之無從矣 上曰卿等

既爲排闥賓廳喉院亦當盡數隨入耶卿等何如是過也兵判

金若魯曰臣等入來之意不爲通及於諸臣矣同副洪曰以諸臣之
罪而不許入診臣等尤不勝焦迫矣 上曰或有氣滯之時而於
即如常脉度之少損何妨乎同副洪曰聞 東宮連進薑
茶云終是損氣之劑甚可悶矣 上曰孔子之不多食大抵
多食則似不好矣以不必連服之意當言之矣兵判金若魯曰醫
官使之先爲退去好矣 上曰不必先退與卿等同爲退去矣
兵判金若魯曰臣等診察外不欲他語而目今中外遑遑景色
愁沮 國脉之損傷當如何也 殿下如是而 國事將何爲
之耶昔 太宗大王築都城而有遺逸於後世之 教矣 殿
下豈欲以萬機之煩投之於之沖年之 世子乎今日鎮世之
道豈無其策乎必以尊主威嚴 國綱爲〻治之本則朝家

必不如是士趨亦必不如是矣伏願 殿下恢廓 聖慮思所
以振勵之道爲羣下有過則 殿下不卽爲處分而輒爲過
中之擧拒絶不爲引接而曰今日 國事非予所知 國綱所
以日益隳也主威所以日益卑也 上曰予非厭見羣下也顧
今世道人心索無滋味之事故厭心自生而必欲靜休矣同副
洪曰臣非但年少與 國家有親近之嫌一切世事不欲干涉
殆同宗班 殿下亦必俯察而卽今兵判金魯若與臣爲至親故
詳知之矣 上曰然乎兵判金魯若曰臣與洪之父爲六寸情同
骨肉兄弟矣同副洪曰臣猥居近密之地適見 殿下非常之
擧此時臣子不得請則不退臣等煎迫罔措直欲死而無知
矣 殿下何忍爲決不成之事使 太祖太宗之 國將至於危

古之境耶今此滿庭諸臣若 罪過則誅之所不過一處分間
事耳何可使 國事波蕩如是耶兵判金魯若曰今 殿下上
奉 東朝下有 春宮而又入耆社此亦清平世界也何為此
過當之舉使 國勢泮渙至此也同副洪曰 殿下如有可罪
之人則只治其罪而已何可過自貶損乎 上曰承旨之言亦說
出予心矣同副洪曰以今番庭試榜見之多有表表可稱者而
疏錄則無一知名者此豈可謂之士論乎 上曰承旨之言精矣所
謂儒生輩皆是募軍也同副洪曰我 國以名義為尚故名
義二字人皆畏之致有此事矣小臣處地與他人有別 殿下若
聽小臣之言而有反汗之事則於臣身尤豈不太有榮乎兵判
金魯若曰今日廷臣之不言非畏儒生也同副洪曰孟子之惡紫

為其亂朱渠輩雖有儒生之名而豈可以儒生處之乎臣當
以昔日所聞者仰達矣 殿下在潛邸時路舘學封疏之行
回駕避之云不識有諸 殿下待士之誠如是故渠輩亦恃
殿下而為此擧矣然令之以儒生稱之者足比之於古乎習漸
壞無足言者矣如此之故臣則痛禁子弟不參儒疏今番許
多疏錄中臣之一家則無一參之者雖以兵判金魯若之族言
之亦無見錄者矣洪愛憲即 先朝名臣至於啓德則宗是帷
物矣如此類何可畏憚而致此擧乎 上曰諸臣畏之予何畏之
乎同副洪曰然則 殿下何為而有此擧乎今日反汗明日治
有罪者則自至帖然矣 上曰昨日事承宣亦見之而有如此
等事乎兵判金魯若曰昨日帳 殿事無可言者矣 上以金相福

不論 啓蹴儒事有罷職之 命同副洪曰金相福自以儒賢之孫恐有外間譏議故畏之而然金相福誠是迷暗矣今日召大臣而見之亟爲反汗好矣再明日乃 殿下誕日也臣民之憂迫罔切尤當如何耶同副洪又曰小臣自是仕宦家子也 朝廷間事豈不知之耶 殿下之前後 處分未見其失當而第以今番事言之則何其過中至於如是耶兵判金若魯曰清平世界爲 庭請已是惟異之事再明 誕日又將爲藥房問安矣尤豈不萬萬惟異乎臣等所以煎迫罔措欲溢然無知者也今日已暮劑藥爲急小臣先爲出去而十四日當爲問 安兼請入 診必爲共許如何 上曰當觀勢爲之矣同副洪曰諸臣雖不得盡爲召見領相金在魯則以老相臣扣膺流涕憂遑焦灼今幾日矣

情事甚矜憐 召見似好矣兵判金魯若曰兩大臣並召見好矣
上曰卿等既排闥入來予不必請召矣兵判之出去欲邀諸臣以
入耶兵判金魯若曰監劑為急矣同副洪曰臣豈敢一毫飾詐而
仰達乎 殿下深痛廷臣之可恃而有此擧矣 上曰予豈可怒鼃
而發鈞乎即今世道予不欲見之而自辛壬之後朝象如亂髮
案無可為者所謂儒生輩乃敢以春秋亂賊等語筆之於疏
章以予尊事 皇朝之誠反為誣揑豈不痛切乎以渠輩為儒
生予自愧於軍民矣皆是樵牧之類矣領相金魯在右相趙顯命玉
堂 追後入侍 上曰卿等一何過也領相金魯在曰臣等
非過矣 殿下過矣 上曰昨既達夜今日又將達夜耶俾予安休
可矣自古以來豈無承統之君而豈有如予者乎予雖生長宮中

常有羨陶潛之心矣昔 仁廟進諸臣而 教曰爾等若為黨

論則當誅之予欲仰體此 教而不能矣予以無窮之故作

常訓矣渠輩敢以王天下者誰等語肆然辱之予以尊服

皇朝之心欲揄揚 先烈而反為誣 先之歸豈不痛迫乎如

是而可有南面之念乎今此之舉雖有慈教予當涕泣而達

之元良雖諫亦當不聽軍民雖牽裾而爭之亦當以非予志

汝為諭而不聽之矣領相金在魯曰今承縷縷 下教皆是不敢聞

者也臣等心膽隕墜寀欲溘然無知矣 殿下之孝友悌行逈

出千古些少世故有不足言何必掛留於 聖念乎右相趙顯命曰

多經世變故思慮煩多而然矣若氣下心定則許多思慮

當雲消霧捲自可如前日矣君子一言天下效之儀者 下教

中東朝雖勸勉亦不奉承者臣未知其聖教得當也不奉
慈教果何如耶 上曰卿等若不欲奉承予意予無可言者
矣領相金在魯曰 聖教皆過矣右相趙顯命曰今日人心世道誠
為臣測而 殿下不為國則誰可為之耶 殿下欲以萬機付之
於盈尺之元良而臣等當如此世道奉 殿下亦不能為況奉 元
良而可為乎 上曰今番則予不當為可笑之君矣右相趙顯命曰
聰明如 殿下神武如 殿下而不能為之 國事以 東宮之沖
年而可以為之乎 上曰元良之世則必有勝於今日矣若皆
翕歎則已不然則豈復如今日乎即今奇〻恠〻變層疊
而起此輩宗雖化矣右相趙顯命曰此皆日月之於螮蝀何害之
有乎領相金在魯曰 東宮睿姿雖夙成而如是至艱之世道沖

年當之豈不難乎 上曰特卿等矣予欲使 元良為國而見卿等之輔相矣 元良之世則卿等豈不盡心乎以今番見之卿等亦是儒生之辱矣右相趙命顯曰平居無事時則受人之辱亦為不緊而若為 國則豈可顧瞻而畏之乎 上曰昨今見之矣右相趙命顯曰昨日金相福事非為黨論不能周旋而然云矣同副洪曰有罪之臣即付有司而治之可矣何必煩 聖慮乎領相金在魯曰決不可成之事何為如是乎此雖出於慨世道之 聖意而羣下豈有奉承之理乎 上曰自古帝王眷戀此位則必有無限恠異之舉矣時象不至如此賢人君子雖充滿朝廷予則寀不顧矣乙卯以前予為此 教則可謂非矣而今則猶有可為矣領相金在魯曰孤竹清風之事匹夫之可所為也

殿下雖爲如此之 敎誰可奉承 下敎之人則必是賣國而失
鄧者也臣等雖畏 雷霆之威此等 下敎有死而已豈可
奉承乎 殿下若終靳反汗則臣等亦有次第可行之道矣臣
等當相率泣請於 慈殿慈殿必不以臣等爲非矣如是之
際天地鬼神驚焉 宗廟社稷震焉豈不萬萬痛迫乎
聖心煩惱連日酬應寔有損傷之慮矣伏願即 賜反汗而調
養數日後更爲召見臣等焉 上曰諸葛之成敗利鈍付之於
天今日 國事亦付天之外無他道矣右相趙顯命曰鞠躬盡瘁
然後成敗可以付天矣領相金在魯曰 殿下以介潔之心每欲
釋負而此是決不成之事矣右相趙顯命曰 殿精神若減衰
則當思扶養之道而此則決不可爲矣 東宮天姿岐嶷啟

是教導之時也外而擇賓師內而洪使之善爲敎導成就德器至於無憂然後以堯之所以傳舜者太祖所以傳太宗者進而行之則亦何所不可而諸臣豈可過爲爭執乎上曰然則予爲百歲卿爲二百然後可以爲之耶同副洪曰即今中外遑遑人心沸擾太平盛世豈有如此景像乎上曰即今世道至於無可爲之境景色宜乎如是矣領相金魯在曰斷之以無可爲而不思所以挽回之道亦豈不沓沓乎雖不得挽回何可使之一朝底亡乎同副洪曰殿下一身祖宗付托何如而忍自輕如是乎上而慈殿驚動下而軍民遑擾此何擧措也殿下之國殿下不爲而誰可爲之乎一日不爲之殿下一日之憂二日不爲之殿下二日之憂殿下何不念此一向如是乎領相金

在魯曰臣等則心如鐵石之 教腦膈抑塞不知所達矣臣等如是而竟不得回天則將相率齊籲於 慈聖矣如是而又不得則勢將被髮入山矣同副洪曰諸臣之情理誠矜惻 殿下何不垂諒耶羣下之所仰望惟 殿下而公然作此過中之擧將至於危亡之境豈不痛迫乎匹夫之被髮入山誠非難事其所仰達無一毫飾詐者矣 上曰予心如鐵石矣領相金在魯曰 殿下每以如鐵石爲 教而臣等之心亦如鐵石矣右相趙顯命曰親前不老古人有言矣 殿下上奉 太后而亦爲此教耶 上曰予合眼以坐之外無他道矣予雖欲靜休亦豈無召見卿等之日乎如簿書期會予不欲爲之而凡係民國之事則豈可恝然耶右相趙顯命曰無非民國之事矣

上曰予於昨日 御帳殿而對軍民不覺自恧矣無耳目之官而可以爲國乎只知爲黨論忠曰逆逆曰忠以依違苟且爲事如是而可謂有耳目乎領相金在魯曰自有如此人有如彼人豈皆斷斷如 聖敎乎同副洪曰昨日特除適及於在京之時而廣州自是於輔重地事當交龜後肅謝而親臨訊因事體嚴重故不知言私蒼黃入參矣廣尹有闕之代分付大臣使之從速差出何如 上曰速爲差出可也同副洪曰諸臣不得反汗之 聖敎則無退去之理矣 上曰此何義理也同副洪曰 國家存亡在於此矣豈非義理乎 殿下方鍊習治道而春秋不至晼晩矣此時不爲 國事而欲托宗社於冲年之 世子是豈非危亡之機乎臣不勝煎迫矣

同副洪又曰湖西伯待前日政官啣招開政差出似宜矣領
相金在魯曰湖西伯趙載浩內遷事臣亦爲喜而右相以驟陞
大以爲悶至於流滞不已宜有諒察之道矣臣意則姑爲
還收使之仍任好矣 上曰判書又爲撕捱參議外吏曹無行
公者矣亟銓豈可不擇而以某人爲之乎予欲爲國則雖無此等
人豈不可爲而湖西伯趙載浩之內遷同副洪 之特除予
有深意矣吏判當出仕乎同副洪曰欲一蹴而出之矣同副
洪曰 聖體連日勞惱亦甚悶迫也同副洪又曰臣等若終
不得請於 殿下則將欲泣籲於 東朝東朝東朝必有勉敎於
殿下者矣如是而 殿下亦不可回悟耶相率呼籲則 東
朝之震驚當如何耶莫如未及震驚 東朝之前而速

賜反汗可矣 上曰涕泣陳達則 東朝亦不勉從矣同副洪
曰臣等血泣力而 殿下不從則 殿下雖涕泣陳達於 東朝
豈有可從之理乎 上曰洪 之言可謂沓沓矣諸臣皆
曰承旨洪之言事理甚明豈可謂之沓沓耶 上曰諸臣若果
齊籲於 東朝則豈非過擧乎同副洪曰若不如是則是無
臣鄙何可謂之過擧乎 上曰承旨洪 之言欲恐動予
也同副洪曰孝子愛親之誠未寒而衣未飢而食飢寒未至
而預為安養斯為盡孝之道也 東朝震驚之後始為奉
承則豈不有損於 聖孝乎且於 諭軍民書中有不可不改下
處故臣等袖而入來 如其欲自靜而謝陟降等字宜改之
矣 上命洪 讀一遍後仍為改下同副洪曰湖西伯及

臺諫有闕之代侍明朝差出事分付何如 上曰此等事予
當不荅矣卿等退去可矣予為傳禪之教乎為留院之教
乎 上曰已悉矣俾予滑以安休焉諸臣退出○十三日毓祥
廟擧動時隨駕歷入景宮福入 侍時都承旨鄭顯彦曰
同副洪特除之下有非常之擧故冒沒入肅而廣尹尚未出
代兵符至今未解佩符之臣入直 闕中事體有如何之嫌限
交龜前勿為入直何如敢此仰達矣 上曰依為之○十月初二日
與廣州府尹韓䪨翼交龜○十二月十七日辭職上疏曰伏以臣
周旋近密四朔于茲其間豈無情病之可言而支吾强策尚此
供職者蓋以臣區區報效之忱只在於筋力奔走故再昨帳殿
入侍罷後始聞母病甚重倉黃歸視則頭疼而精神昏眩火

升而咳喘苦劇夜失寢睡而晝廢食飲者久此固傷寒中
最重者而緣臣之連鎖禁直醫治稽時轉輾彌留以致症形之
十分添加矣雜試湯劑終無才效見方焦灼罔措之即日 親
鞫有命召牌儼臨非不知沐浴之義有難言私顧此情理寔
無難捨之勢茲敢進身 闕外冒萬死仰籲於 孝理之下伏
乞 聖慈俯賜矜諒 亟許遞改俾得安意救護仍治臣瀆
擾之罪以肅 朝綱不勝至願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答同副
承旨違差踏啓字
十 日例付護軍同日巡將抄 啓二十四受 點受牌入直于
左巡廳其夜拜同副承旨○二十五日納巡將牌仍為 肅拜
入直◯二十九日入 侍臣之忝居近密將滿四朔寔有耿耿所

懍令幸得問何敢嚴畏不陳以負我 殿下乎臣之所達是則
殿下處已受之如其不是則亦宜明 教使臣反究豈非君臣
間交勉之義事乎當 慈殿稱慶之時如是仰達極其猥越
而敢此陳達臣於向日適出後伏見 帳殿備忘則凡係不道外
不為 親鞫事至錄於續典我 殿下垂裕後昆之遠慮迥
出尋常全係世臣之 聖德哀矜惻怛近自 朝廷臣僚遠
至遐方民庶孰不感泣鼓舞乎向日洪禹集輩 下教之下
不即待 命臣亦不以為是此洪啓億上疏臣亦非之而統而論
之事件各異洪禹集之罪則由於不胥命洪啓億之罪則由
於上疏臣固知 聖上之鞫問禹集輩非因其子之疏而只
因其不胥命也然當初禹集輩之所可待 命之罪其本何

在宗由於其子之疏則雖謂之以子罪父亦非為過臣亦非
敢以卽效為請而式恐移乙之怒貽累於 聖德如是仰達
必以臣之所言置于 淵衷從容留意是臣之望也 上曰曾亦
下教而予無他意三百年世祿之臣予豈開荊棘之路乎承旨
之所達不無所見李德濟事亦以過矣為 教矣予雖知其然
而世道如此故果有量者矣今則 慈殿稱慶在前此正八域
均歡萬物同春之時予當因時 下教矣洪曰臣之如是仰遠初
非動於浮議亦非一毫黨比之意而未知使洪禹集把此罪
者果由於誰乎豈非其子之故乎 上笑曰此則予宗使之矣洪
曰此臣移怒之事故如是仰達 上曰左相宋寅明亦以苦心達之
其後思之則誠是矣左相宋寅明每以萬曆故事達之今番見

南漢日記而心尤倍矣左相宋寅明所達非出於無心予亦有
悔悟之端而每緣此而係着一邊小嫌則輒動承旨所達令
始覺其有意而制此心果難矣洪曰左相宋寅明之事　殿下數
十餘年　殿下之倚仗亦何如左相宋寅明夫豈為此輩曲護而
其言誠出於為　國苦心以左相宋寅明之知過亦不過大體陳達而
未能泝源言之　嚴威之下誰敢盡言無隱予臣抱此耿〻趦趄
四朔而未能發說者或慮致　聖上之激惱而然矣　上笑曰亦
有諭於左相宋寅明矣予則雖苦心〻而或慮後嗣王作為抑臣
之柄矣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者是矣予則雖以苦心為此舉措而
予猶知其過矣後王若又法此則其弊有甚於詆〻拒人下
教後亦有量于心者而此後則必不因事而更為過舉

此則盡于心矣洪曰右相趙顯命亦以為吾輩皆是 聖上陶
甄中人故亦不能見悼云領相金在魯之際過亦如何而亦不敢
言其餘諸臣則進言極難矣且 殿下雖以不道之外勿問為
教而後世若藉重於此指某某事曰此乃不道云則豈不悶慮
乎 殿下宜從容思之若有過舉則亦即明白灑落洞示悔悟
之意使知人君改過有如日月之更則非但有光於 聖德而尤
有合於垂裕後昆之道矣 上曰其言是矣洪曰 殿下前後過
中之舉雖出於惡其黨同伐異而此亦有不然者大抵人主
以至尊之勢執生殺之柄必使 儲君常知人主有所屈於羣下
不可偏執已見然後庶可為 殿下貽燕之謨矣 上曰承旨洪
之釋褐未久數次入 侍亦知其人矣堯舜之所以為堯

舜桀紂之所以為桀紂全係於此承旨洪 之所達是矣予
當深為留意焉也洪曰下教及此臣誠惶感萬〻矣承旨
退出後 上曰承旨洪 進來未釋褐之前予於重書軒與
前吏參洪 有所言矣予既得吏判李 而又得洪 云矣
承旨坐地則尤異矣予之所喜非出於私意亦非以任使為幸
而宗有深意矣雖以徃牒見之如承旨坐地輔導之道與他
人別矣養臣閤入 侍曾有所達今日亦有陳達者予則已老
而承旨洪 年少予非以事予為勉而意宗深矣洪曰臣之
四寸所遭嫌不敢達而向來寵擢可知 聖心之所在言未及
畢 上曰予別無知鑑而曾見承旨之先父承旨以齋任一入
於崇文堂而不無所量矣孔子云聽其觀其行知人最難盡

虎盡皮難盡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今日廷臣雖讀書之人而
亦難知矣承旨初見之時固已知之而猶恐其心不如面矣近
来則尤知其可伏矣適出未久而今又重除者蓋欲使鍊習
國事也且予五十三只隔一日元良亦宗而予則身經艱險故
雖有過中之擧而無不自知元良則自幼安逸而未經艱難
若不知予苦心而法予之過擧則為臣下者宗難矣沃土
瘠土之教亦錄於常訓而今日 下教宗有惓〻於承旨者日
後須勿忘今日之教可矣洪曰以四寸及古父事 下教至此古
父之事 殿下二十餘年立朝本末 聖上想必審知而今復提
教辭旨悉惻臣誠俯仰感泣不知所達臣才智魯莽學識蔑裂
誠不足以備任使之末而今此 下教辭意鄭重當終身服膺以為

一分報答之道從今以往毋論燥濕夷險筋力所及則雖水
火不敢避矣臣之平日所自期者立身之後欲以諫諍直言為
任而即今則意思志氣殆同老人頹樣向日過舉時非不知碎首
天陛必争乃已而臣之處地非可擬於風稜敢陳之人故含意未果
令始仰違不勝惶愧殿下於諸臣則雖百般戒飭於臣則一不
戒飭臣於常時亦有所仰揣 聖上期望微臣之意謹當謹揣
覲模作為報國之道矣○丙寅正月初六日洛昌君 樘 上疏曰伏
伏以元春載届景福聿新賀東朝聖孝彌彰八域含生舉皆
懽忭顧臣忝居屬籍獲覩盛儀區區頌祝之忱自倍他人臣於
喉院之請推廚院提舉窃不勝訝惑之至敢陳事宗之不然者以冀
聖明之照燭焉凡進上之覲膳狀先到喉司 啓下廚院然後提調

則不過監捧以入而物種中如有闕封式腐傷之弊請罪當該封進官而已其封進官為誰某非本院之所可知也反令本院現告者已是前例之外本院亦何可刱出前例所無之事乎今僕司又以不為現告遽然請推封進官之為誰某當以膳狀知之書進傳旨顧何所忌而逼臣以非所當知之事容易請推略無顧難乎院是該司雖可易侮宗宰如臣雖不足數獨不念職掌之各有所管事體之不可壞損乎臣何可言所可愧者緣臣而辱崇品極矣更以何面復進於周行間乎茲將短疏略陳委折兼暴廉義之不可自安伏乞 聖明亟降明命遞臣廚院提舉之任治臣罷軟失職之罪以存事面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其何撕捱卿其勿辭行公爲

同副承旨洪　上疏曰伏以臣昨伏見宗臣之疏則以本院之請推咎責備至臣於此誠不勝瞿然而第念該院請罷封進官而蒙　允則令該院現告之姓名者不過循舊例也　成命之下不即舉行則請推該堂所以存事體也何嘗剏出無前之事亦何嘗一毫近似於蔑侮之目乎且況本院之　啓泛稱當該提調而未嘗有所指斥此等䂓例前後何限而今乃謂之略無顧藉有若輕視崇品壞損体統者然殊非臣意慮之所及也雖然臣於伊日遞以代房發　啓則非斥之來臣宲當之揆以廉義不可晏然於職次茲敢略陳事宲退竢　處分伏乞　聖明俯賜鑑諒　亟命遞臣所帶職名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從速察職行都承旨　躋日上疏

曰伏以臣於司食提調之疏已極不安而纔伏見同副承旨洪

之對窣益不勝歎惋之至今玆宗臣同副之所下者

即監封官現告之捧不捧而原其事乃臣房之所掌也

同副特以一時代房不免替臣而分疏則臣何可獨自晏

然不爲之首宗侯譴乎臣之例御兼管廚院臣於該院之

事宜與宗臣而共之湖南膳狀兩種全闕則伊日監膳提擧

擡例請罪即其宜也而至於喉司以摠領百司之地不過隨

事而捧其現告而已固不宜代越俎之庖而廚院謂無前例

亦不即擧行因此相持以至曠日成命之下事極未安卒之

該堂閣備之請蓋出於消詳往復委曲究竟之意寧或近

於易侮褻體者而宗臣之疏乃至於是無或廚吏之居間

傳旨未免爽誤而然也臣旣與宗臣共周旋於一司之席
則其在相敬之道雖小小或逼者不宜躬自當之故特假
同副之手爲之辭耳始欲募歸於卒審終反致有此紛紜宗
臣過於引嫌同副替而受困於此於彼莫非臣之故也而僚
旣皆交窘對卞則臣於是左右相掣進退靡容不湏不略
具短章仰暴事狀伏乞 聖明特賜照察亟遞臣本兼諸
任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察職
初六日大臣備堂金吾秋曹長官同爲入侍時領議政金在魯
行判義禁鄭錫五判尹金始炯兵曹判書金若魯行司直金聖應吏
曹判書李周鎭刑曹判書柳儼右參贊元景夏開城留守尹得和
右尹金尙魯同副承旨洪　　校理兪彥好假注書許彙記事

官李壽鳳權龍相李堉進伏洪　以禁都叔啓仰達　上曰後之
公都事尚無消息耶諸臣云云　上曰予有量者當先為
下教矣矣頃日左相宋曠亦達於帳殿卿亦入侍同副承
旨與藝文提學入侍時亦有下教而此一節或慮卿等之未
詳知予當先言之矣今番　慈教後予不能無憾於　慈心之
大卿等之知予心亦如予之知　慈心矣　慈聖以兩心相照
下教不進水剌非他也　慈聖以為　慈懿大妃之時則異於此
時故　慈心之有動全在於此而非出抑制羣下之意也君臣
之間亦何欺言乎予之所為亦知其過而卿等亦必有憾於予
矣古之帝王年多則或有躁者而此則非由於躁也不樂南面
之心腔子裡充滿故每有此心而一未遂之矣同副承旨頃

有所達而湖伯趙瀸辭陛時有曰此擧措非過而不知者必咲之云者出於血忱且寧臣金尙魯君位漸輕之言予嘗忘之矣閑閤時則有意而却膳時非欲負羣下而然也如此時則雖不食亦尋常今番 慈聖如此時亦不飢而今日始覺虛餒予心正如今日之 慈心矣同副處以自劃言之諸臣或未詳知故欲出註脚而言之矣戊有烈後左相宋寅明有所達予亦有 下教者二次過擧俱未免動於氣而此非可行之事故以自劃字言之矣今日 慈心少回故言之而處分固然然後 國事可圖過處當改不過處當守今欲代頒赦爲之而卿等如不欲困予則處分則當固矣諸臣云云 上咲曰承旨亦果覺知乎必喜而聞之矣洪 曰臣果有所仰揣而或慮有違於

意

一言亦不敢須播矣 上曰是矣時時過擧則當自劃此則當

陞左副承旨〇 日 東宮有微感故

因 上敎敎別入直於 東宮差備矣 患候平復後 日罷別

直〇二十六日入 侍時同副承旨洪 曰臣於李澤徵論尹

𧶘事常欲一陳矣 啓辭中憤憤等說係是臺言非臣所可

叅知而至於廣州將校事臣其時在官詳知本末故仰達矣

廣州籥丁太半私奴故或頃或充無常矣尹𧶘其人本來

善人而凡事疎脫矣其奴充額已至三十餘年年亦六十五六矣

宜老除而不爲老除者此亦由於疎脫不爲干請之故也臣其前

聞之而其後頃下宰臣則元無干請於臣者矣 啓辭有蓄憾

於本倅之勤持云而初無干請有何勤持之可論耶拿致將

校全無實事而南漢都下至近之地而傳聞之爽誤如此矣宰
臣如此坐罷故臣敢以本事之不然仰達矣 上曰今日始知之矣
如此知之而果不然矣宰臣忠厚質實是尹毅光之叔乎同副洪
曰然矣 上曰初則以為本事不明矣 命書 傳曰前參
判尹貞隸敘用領相金魯在曰似出擧條矣 上曰如此則嘗知之
矣洪副同曰臣嘗欲一陳而未果矣緣坐重罪則皆從濟州濟
州是王化所不及處逆孽不逞之徒多聚絕島豈非可悶乎
上拍案嗟賞曰同副洪之言是同副洪 曰若代之為官
奴無事限後則豈不好矣而多年易種其中有巨者出則
誑惑一島之愚民慮無所不至矣 上曰邊地絕島守令亦不挈
眷者蓋有意矣同副洪 曰臣與左副 自外有相議者故

聖旨亦不敢煩播矣 上曰是矣時時過擧則當自劃此則當
踐而此心誠難矣○陞左副承旨○ 日 東宮有徵感故
因 上敎敎別入直於 東宮差備矣 患候平復後 日罷別
直○二十六日入 侍時同副承旨洪 曰臣於李澤徵論尹
彙貞事常欲一陳矣 啓辭中憤憤等說係是臺言非臣所可
叅知而至於廣州將校事臣其時在官詳知本末故仰達矣
廣州簽丁太半私奴故或頃或充無常矣尹彙貞其人本來
善人而凡事疎脫矣其奴充額已至三十餘年年亦六十五六矣
宜老除而不爲老除者此亦由於疎脫不爲干請之故也臣其前
聞之而其後頃下宰臣則元無干請於臣者矣 啓辭有蓄憾
於本倅之勤持云而初無干請有何勤持之可論耶拿致將

校全無實事而南漢都下至近之地而傳聞之爽誤如此矣宰
臣如此坐罷故臣敢以本事之不然仰達矣 上曰今日始知之矣
如此知之而果不然矣宰臣忠厚質實是尹毅光之叔乎同副洪
曰然矣 上曰初則以為本事不明矣 命書 傳曰前參
判尹貞彙敍用領相金魯在曰似出舉條矣 上曰如此則嘗知之
矣洪副同曰臣嘗欲一陳而未果矣緣坐重罪則皆從濟州濟
州是王化所不及處逆孽不逞之徒多聚絶島豈非可悶乎
上拍案嗟賞曰同副洪 之言是同副洪 曰若代〻為官
奴無事限後則豈不好矣而多年易種其中有巨者出則
誑惑一島之愚民慮無所不至矣 上曰邊地絶島守令亦不挈
眷者蓋有意矣同副洪 曰臣與左副 自外有相議者故

如是何達伏願 深加留意焉 上曰承旨洪 不盡言予亦不
盡言而此正如予意也同副洪 曰李熤所言永宗徙置之
説似涉訴諸此雖付不得之言而大軆則近理矣同副洪曰
今番獄事西北人心之騷擾者多矣頃日金樞慶 特放亦足以
鎭安北民之心而此後益思慰安西北之道者是臣區區之望也
上曰承旨洪 此言亦是矣○二月二十一日初度呈辭○二十三日
再度呈辭○二十五日三度呈辭得遞○二十六日拜楊州
牧使○二十七日謝恩○三十日到任○三月二十五日拜公洪
監司辭曰伏以臣耿然一措大耳通籍立朝今纔數歲而猥蒙
不世之恩遇遍陞下大夫之列外而保障之任内而近密之班
除旨相續雖不得不勉承膺而冥升之咎過福之灾若將朝夕

必至危懼驚懍殆甚於隕淵谷而坐針氊近幸出宰畿邑殫誠吏事惟以筋力奔走為一分報效之圖矣曾未幾何又承此湖西按臬之 命臣於是一倍震惕誠不知所以自措也噫藉令臣才具可以剸理庶務聲望可以彈壓一路滿盈招損聖訓甚嚴抵死控免寔合兢慎之道況臣年紀尚少踐歷全無悾〻蔑〻百不猶人一朝驟躐冒擬五十州按察之任此豈臣夢寐之所敢擬議也哉伏惟 聖慈天地於臣父母於臣其所以矜諒而閔覆者必不待臣言之畢矣臣何敢飾詐虛誣也顧臣悚蹙之情危迫之私專在於此故本道之務繁任重比他難治亦不暇細陳 恩除有日而亦未敢遽入文字今始冒死鳴號悉暴怵畏之悃伏乞 聖明俯賜

鑑燭亟命遄改俾重任毋曠微分粗安公私不勝幸甚

臣無任戰悚懇祝之至 答曰卿其勿辭速往欽哉 ● 四月初八日下直公洪監司洪 楊州牧使李[重協]留侍引見大臣領相金[在魯]同爲入侍時 上曰道臣洪進來洪進伏 上曰大臣則欲留之而予欲試之須爲之勉爲之洪曰臣年少識淺通籍未幾猝陞下大夫之列固已悚悚今又躐次推排委之以方面重任其不敢當之状姑勿論以臣分義情理有難遠出大臣左相宋曠之請留者勢事誠然而自 上既以欲試爲教仍令往赴故臣亦不敢爲辭令將勉赴臣雖無才凡所修擧者謹當盡心畜穀而關山城軍器當修補之節云而今道物力凋殘着手無地此是 駐蹕之所也在 朝家似當軫念矣

領相金鎔曰此則下去後有狀聞之事則隨而處之為好矣
上曰然矣洪曰臣今當遠出竊有區區所懷敢達矣古語云
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今者北來消息雖未能的知虛實
而又安知不為 聖心之困此惕勵處乎責咨之送不送屢
次轉變此雖緣於一從譯報之致而事面之顛倒如是故
人心之騷動亦必至之勢也伏願 聖上堅定 聖心無不
動之意則人心自可鎭定矣 上曰舉措如何之說誠是
當留念矣洪將就坐 上命承旨 讀 傳敎訖洪曰本
道守令多有受由上京而不卽下去令該曹申飭下送未
署經者亦多有之云并為分付政院使之申飭舉行何
如 上曰申飭可也洪就坐楊州牧使李重攸伏進 上曰

有所懷則達之楊牧李懂曰臣時未赴任故別無所懷矣然
楊州是近地而稍有事云矣洪曰楊州既處東西初站之
地又奉十三 陵寢故朝家之軫念自別京十里出站一併
並罷雖 御藥監劑之行使列邑輪回支供今州無獨當支
待之事而至若御史謂以修 啓留住北漢使之支供則為
守令者有難據例拒塞以致王人乏食之患故每每擧行
此則自 朝家不可不防塞矣領相金在魯曰在前則北漢
無出站之規臣曾御史時修 啓於北漢而臣則自備饌
矣且京畿則一品外無出站之規故臣為御史時式入驛
站則只責食於驛長而過矣近來則御史皆令出站外邑
不敢違拒宗臣此弊尤甚云亦宜各別申飭也 上曰以此

自備局更為申飭可也領相金在魯曰御藥監劑事體重
大雖難使之勿為出站而若行一切之法則自惠廳亦有許
給粮饌之例至於其他使客一切自齎粮饌勿令出站為
宜備局須以此事嚴關申飭而出使之人未必聞知若特
出站近境而去以致狼狽亦可慮以此出舉条謄朝報使人
人皆知則好矣 上曰道臣洪 府達及大臣領相金在魯府
達並出舉条分付可也此下說話又以前日中興之事及
王世子文義等說有所云云而無緊語故不錄矣○十一日到
稷山與舊湖伯趙載浩交龜十三日到營○七月二十一日上辭職
疏曰伏以 聖候違豫之節翌日乃瘳藥院撤直之餘裁承
賀儀喜溢 三殿歡均八域臣則身係任所獨阻呼嵩之

班瞻望 宸極只切蹈舞之忱仍念如臣庸鹵濫荷 洪
私釋褐未滿二朞寵秩已濟重藩議貽負乘憂在過福
除拜之初非不知力辭乃已而 聖批薪 允私義難恤罷
勉承膺者今已四閱朔矣緣臣材短剸劇效蔑承滿尚未
能措一政革一弊凡百事爲憒憒而止上以孤 委任之恩
下以速尸素之誚方欲陳章焉免以盡自効之義比際以
臣曾任 陵官時事有拿處之 命追念宿愆私分難
惶蹙解重任徹忱可安旋伏聞 聖度寬大特推分棣之
典臣於是益不勝懍悚悶蹙之至也臣之待罪 寢郎歲既
不遠今此斧伐之松又是舊痕則論其不職之責宜在曾經
之官而今乃區別前後獨追嚴章 公法之斑駁姑捨勿 論臣

心之不安尤當如何其不可諉以倖免晏然職次也決矣
矧今本道農形始則被旱乾之災中則致垂損之患末乃
爲無前大水之所浸浦落沙覆不須更言數十州縁江處便
作魚鼈之鄕邑牒所報無非驚心目下所見已判凶歉言念民
事萬萬罔措以生疎之手齟齬之政斷無慰生靈接濟之路
之望爲臣今日之計莫如引分早歸回援可堪者之爲公
私兩得玆不得不冒死煩籲於 震嚴之下伏乞 聖明察
臣情地之難安才分之不逮 亟賜明命俾同其罰使廉義
得以自伸重任無至虛帶千萬幸甚臣無任屛營懇祝之
至 答曰省具悉○九月初七日藥房入診時提調元景夏
曰瘧疾夏間則稍似寢息矣近來閭巷日益熾盛此時湖西

伯洪　不宜處外預入來待令似好矣上　曰眞似及第前
員持失相約矣此言何如都提調趙命顯曰此人當任心膂時
撓之托者不宜久在外矣元景夏曰都提擧在本院與臣有聲
矣趙命顯曰私室酬酢不必仰達矣　上曰雖遆當未即上來耶
趙命顯曰交龜上來之際自然至於至月間矣　上曰分付吏書隨稟
內擬可也○十七日拜敎寧府都正○二十七日上疏曰伏以臣
待罪湖藩今已六閱朔矣以耿然一措大遍當五十州按察
之任非不欲殫竭心力仰副隆委而才淺慮短觸事生疵日
日夕惴惴惟獲罪是懼日昨巡路伏承有內遷之命繼以有
新除職名臣方撤巡還營整治記簿以俟交龜之期卸解
重擔不但爲公事之至幸歸覲耿光亦可伸犬馬之微悃在臣

私分寀甚欲榮而第有目下事不可不及時裒通者茲敢附 聞爲盖本道今年農形始則亢旱終爲極偏被災之慘挽近所無試以臣今番巡審時所目擊者言之近峽之地則暴流所嚙川決反覆甚或至於永無田形沿江之郡則積水懷襄田疇浸汨早晚各穀閪多有一望蕩然處列邑之報災者較其多小雖不無差之別而摠一道而言之五十州無不被災而其尤甚處則殆有甚於辛壬而及見該書所領年分事目則以本道比摠於壬戌臣於此不覺愕眙而失圖也夫壬戌即所謂稍豊之年而所分之災不過爲九千結矣今年之水災既過於戊申而災摠之分俵反比於壬戌求之事理固已萬萬不稱且本道昨年災荒不至若今年

之甚而給災之數猶至於一萬五千結比今年殆加三之二焉

有司之所區處者果有何據而大非本道之宲矣此令之

下一道生靈無不失望列邑守宰莫省攸措巡過之路

攀轅而泣愬日以千數殆不忍見臣若諉之於已蒙盤革(?)

而不早陳聞則一路民事誠可哀痛蓋災結分俵之後藩臣

之張皇陳請必欲加得者宲為近來之痼弊臣嘗病之而今

臣所陳宲出於萬萬不獲已非敢有一毫浮宲之辭且俵

災一款固當待新舉行則似若無與於臣而顧今節序已

晩田政時急若不趁今加請則恐或有緩不及事患乃有此

縷縷煩瀆臣誠死罪伏乞　聖明俯賜鑑燭下臣此章於備

局亟令反復參量限二萬結更為劃給俾慰一道嗷嗷之望

爲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所陳者令廟堂稟處○二十八日拜工曹參議○十月十 日拜右副承旨○十六日上辭疏伏以臣於一旬之內荐奉敦府內遷之命水府移拜之 恩急修記簿以待交印矣日昨伏見備局回啓則謂臣已經巡審使之磨勘田政臣非不知究竟區別事係重大非已遍之人所可替當而 成命旣下有難推諉民事甚急不可淹延才封分等之 啓方又催督各邑旣狀以爲趁即了當之計而此際又伏承十一日有旨以臣爲承政院右副承旨仍 命斯速乘馹上來 恩旨聯翩一路動色九頓知榮莫省攸措第此勘田之政旣因 朝令則固不敢中撤若待了堪則似可費數旬新 除夙夜之任不容一日虛帶茲敢煩籲於 宸嚴之下

伏乞 聖明俯賜 鑑燭特許鐫遞使出納之地毋至久曠不勝大幸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傳曰遞差○十一月二十六日到稷山與新湖伯徐〈俶宗〉交龜○二十九日以軍啣遞來○十二月初五日拜左副承旨○ 日左副洪曰湖西通一道均被灾害而旣已分等則稍實邑民之未蒙裁減之惠勢固然矣而至有寂多年還上追捧之令計其寂多之年或有近三十年者或有過三十年者故當納之民其身已故並與子孫而俱亡雜欲督捧其將責出何處耶不但民情之可矜實有行不得者而只爲一塲騷擾而止毋寧卽爲收還以安窮民之爲便矣 上曰令廟堂稟處可也左副洪曰牙山有柳懋成道存獄事此乃溪獄倫獄殺獄俱兼者而關係風化莫大於此若使柳懋眞

有所犯則罪固難容如其不然則成哥誣陷之罪亦有其律曰
本道嚴查非不好矣其在究覈疑獄之道別遣御史或捉致京
獄詳查覈斷不可已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一御史足以按覈兩
邑今番繡恩御史兼覈牙山可也左副洪曰還上虛錄罪在磨
勘之官古例即然而公洪前兵虞候鄭崇以軍餉還上畢捧
磨勘之人其所虛錄不為自當歸之於前日虞候鄭起令者固
已無據而當初色吏處捧招皆渠所自為論其心術萬萬該
痛臣於在營時與兵吏相議欲為狀聞其奸狀而交龜退
急未免中止此既臣按道之時事目見有罪者之巧逭當律
輕罪者之橫被重譴則不可以金吾之已為勘斷而置以不論
故茲敢仰達而臣意則鄭崇鄭起令令金吾拿囚仍令本道兵

使更爲嚴査以啓各以其罪勘處誠爲合當矣 上曰府達是

矣依爲之○二十八日和柔翁主痘患時 東宮 嬪宮以

拘忌移次于 慶德宮 傳曰左副承旨洪夲職許遆自

明日別入直于 慶德宮○二十九日就別直